

朱连法 著

千家驹传



為利國字生死以
豈因禍福趨避之

林則徐名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连法 著



千家驹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家驹传/朱连法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575 - 5

I. ①千... II. ①朱... III. ①千家驹(1909~2002)—
传记 IV. ①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935 号

特约编辑 陆宗寅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千 家 驹 传

朱连法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5 插页 3 字数 254,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 - 7 - 208 - 09575 - 5/K · 1719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	---

第一章 书香之家

单门独子,“千家一驹”	2
就读中小学	6
与吴晗义结金兰	8
金华八县首个跨党分子	10
“合会”资助上大学	13

第二章 北大熔炼

步入风雨飘摇的学府	16
遭遇“清党”	20
失礼于教育总长	23
被捕入狱,枪口余生	26
钻进“象牙之塔”	29
“五同”之谊的吴晗	33
示威南京城	35
出任北大非常学生会主席	39
周旋特务学生	42
“捣蛋分子”巧过毕业考试关	44

CONTENTS

第三章 知遇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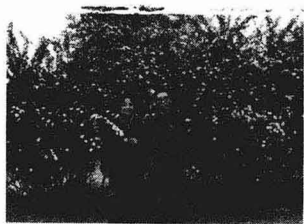
“千家驹是谁的笔名?”	46
处女作《中国的内债》问世	49
与吴半农合译《资本论》	51
短命的民权保障同盟	54
陶孟和所长大发雷霆	55
主编《农村周刊》	57
初登大学讲坛	60
胡适证婚	62

第四章 热血救国会

投入南京抗日救国洪流	64
冯玉祥听课	66
避难青岛	68
论战梁漱溟	70

第五章 “客卿”广西

就聘广西大学	75
周恩来告诫：不要太露锋芒	78
展才于经济建设研究	81
主编《中国农村》月刊	83
轮流主编《国民公论》	86



未能到任的中山大学教授	87
与陈璧君的“两面之缘”	90

第六章 流亡香港

初入避风港	92
家遭浩劫	94
神秘的资助	96
患难中的友情	98

第七章 颠沛桂林

蒋介石的“劝驾”与“封杀”	100
交友叶挺将军	103
地下党再伸援手	105
昭平与何香凝为邻	107
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	109
平械斗和办中学	113

第八章 再避港湾

拜访李济深	115
独创经济通讯社	118
敬慕马寅初	122
为民盟奔忙	124

CONTENTS

奔赴解放区	126
-------------	-----

第九章 艳阳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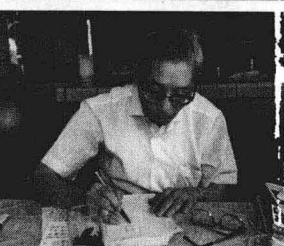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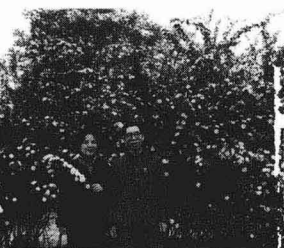
西柏坡拜见毛泽东	129
受聘人行高级顾问	131
聆听刘少奇“剥削有功”论	133
参加筹建新政协	135
相伴陈云上海之行	137
荣任中央私企局高官	140
周总理约谈起草“私企条例”	143
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145
陈毅埋单	147

第十章 “过关”出国

毛主席说：“你们要过好土改关”	149
“三反”，周总理保他一次性过关	150
赴朝慰问志愿军	152
访问苏联“老大哥”	155
出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160

第十一章 “反右”狂澜中

整风运动的赶潮人	164
----------------	-----





响当当的反右运动“左派”	166
“反党纲领”闯大祸	168
漏网之鱼的“右派”的言论	173
未曾上交的“自我检查”	176

第十二章 “文革”洗礼

成为吴晗的“黑帮分子”	179
红卫兵抄家	181
香山“鬼见愁”跳崖	184
扣上“叛徒”的帽子	188
爱妻长辞	189
“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未交代”	191
令人啼笑皆非的干校生活	194
读书的黄金时代	203

第十三章 雨后天晴

致信邓小平：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206
报章又见千家驹	208
心系教育	211
胡耀邦的亲笔复信	216
与薄一波谈整顿文风	219
深圳市发给第 0001 号聘书	221
小结古稀年	224

CONTENTS

第十四章 皓首尚直言

出访美国、日本	227
再吐重视教育之心声	233
雅园留佳话	235
蘸着血泪写春秋	237
畅唱丹心正气歌	241
留居美国,皈依佛门	246
去国仍忧思	250
八旬老翁披婚纱	254

第十五章 归去来兮

江泽民准他自由来去	257
老夫再作“黄昏颂”	259
宝岛之行	262
著作垒就丰碑	265
李瑞环贺寿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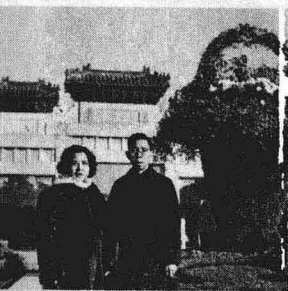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276
------------	-----

千家驹世系图	278
--------------	-----

千家驹年表	279
-------------	-----

千家驹著作一览表	284
----------------	-----

后 记	286
-----------	-----



引言

20 世纪初叶，日后闻名遐迩的一批闻人在浙江中部的山区小县——武义相继出世：汤恩伯，1900 年出生于武义县汤村，后来成为民国上将；潘漠华，1902 年出生于武义县上坦村，是名噪一时的湖畔诗人；徐英，1907 年出生于武义县水碓后村，21 岁便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方粹农，1913 年出生于武义县陶宅的一个农民家庭，是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年逾 95 岁仍身强体健；潘絮兹，1915 年出生，和潘漠华同村，工笔画一代大师；叶一苇，1918 年出生于武义县城，著名篆刻艺术家，如今 90 高寿仍在著书立说。

本传传主千家驹，出生于 1909 年，也是武义“名人集降现象”中的一员。他是金华地区首位中共党员。周恩来曾告诫他不要锋芒毕露，毛泽东曾与之探讨中国革命的前程，蒋介石曾对之进行劝驾与封杀；他差一点被军阀政府枪毙，“文革”中跳崖又被救起，在全国政协大会直抒胸臆而博得空前掌声；他著作等身，乡亲为之建了藏书阁；他一生服膺马列，皓首之年却在异国“皈依佛门”直至去世前两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其贺寿……

历经改朝换代风雨的千家驹，一位诤言赤子，在近一个世纪充满着传奇色彩，其人生历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第一章 书香之家

单门独子，“千家一驹”

清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909年10月11日（岁次己酉，农历八月廿八日），武义县城千姓的贫民家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降生时刻的哭喊声特别响亮而持久，似乎他一来到人间就欲以与众不同的声音来震撼世界。

“千”姓，举国罕见。

据四川作家鲜琦先生考证，古籍《清宫旧事》一书中有载：千姓始祖名杨腾，原为西垂羌族部落中的一员大将，勇健多谋，在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占甘肃仇池方圆百顷地而立国，自号“百顷氏王”。至三国魏代，迁徙入西蜀，改杨姓为千姓，繁衍并分迁各地。

清代，云南省有千氏后裔千永树，科举入仕，先授河南省武安县知县，后改任河南省武陟县知县，颇有政绩。河南省新设“江沁厅”制时，千永树被升任为知府。

据传，清乾隆年间，千永树因拓宽县城街道而触犯了地方权贵的利益，被参一本，诬告他图谋不轨；朝廷将他流放三千里，来到了浙江武义。

当时武陟为苦地，一般来说，充军得充到黑龙江、新疆这些更苦的边远地方，不知是何缘故，竟然充到了鱼米之乡浙江。武义县归金华府管辖，当时金华府下辖金华、兰溪、义乌、汤溪、永康、武义、东阳、浦江，雅称“金华八婺”。武义土地肥沃，人少地广，生活比较富庶。千永树充军到此，可谓“糠箩跳到米箩”，是“出幽谷而登乔木”了。

千永树一到武义，由于持有朋友“荐书”，被武义北门陈氏安置在县城生姜巷居住，靠教私塾为生。

戴罪流放至武义 12 年之后，千永树遇赦。他不再出仕，而入籍武义，成为浙江唯一的“千”姓家庭。千永树，是武义也是浙江“千”姓的始祖。

千家驹的高祖千永树，育独子千为杰。

按清朝定例，被流放者属下九流之人，而所谓下九流的人，是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的。视子如宝的千永树却不理这些常例，邀请了几位拥有功名的廪生担保，让为杰入学。颇为争气的千为杰，考取秀才后又中了拔贡。他去北京“候缺”，等待分配官职时，还曾顺道到河南武陟，探亲问祖。

千为杰又单丁续传，生千宝仁，即千家驹的祖父。秀才宝仁，以教蒙馆为生；育子秋鉴，号照古，廪生功名。千秋鉴生子家驹。

自定居武义的高祖千永树，至第五代千家驹，都是单丁相传。所以，浙江“千”姓，仅此一门，别无旁支。

武义千氏家族向来重文，几代都是读书人。然而，自高祖以来未有为官的，因而名声不显，只过着清贫生活。武义千氏，家无恒产，田无一亩，屋仅半间，纯属城市贫民阶层。但是，他们承传了世代敬教勤学之风，以读书传家，是受人尊敬的书香之户。

千照古承继祖业，教过蒙馆，当过店员。但他醉心仕途，不甘碌碌无为，终老家乡，也像祖上一样赴京“候缺”，以期一官半职。光绪丙午科考职考被取一等一名的千照古，终于在清朝末年，由吏部选授广西灌阳县巡检之职。这虽是地方官中的“末将”，也算是进入了“官员”的行列。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千照古却狼狈地逃回浙江。在浙江，他当过县政府的秘书、科长、镇守使署秘书、省政府公署秘书；最高的职位，是在民国初年做过一任遂安县知事（相当于现县长）。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他终因没有后台，任知事未滿一年，便被革职，后来再也未能上去。

千照古会写诗，民国红人陈果夫、陈立夫昆仲的尊翁陈勤士先生，是其诗友。叨陈老的光，千照古在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陈其彩、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的陈希曾及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等人的幕下当过秘书、主任科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花甲之年的千照古回到武义，即病逝于老家。

虽谓书香之家，千家驹的父母却一向不睦，他一出生，父母就分居了。说得准确一点，是父亲把母亲遗弃了。

千家驹父母当初的结合，有着特殊的平衡点。父亲千照古生来“兔唇”（即唇裂），且家境贫寒；母亲是出身穷苦农家的“大脚婆”，不识字。通过媒人撮合，他们成婚了。千照古在当知事时，修补了唇裂，成了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加上与妻子脾气不合，便移情别恋了。

旧社会男尊女卑，女的若犯“七出”，男的可以“休”掉女方。所谓“七出”，即：无子、淫佚、不孝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已嫁妇女犯有其中任何一条，男方就可以无条件地予以辞退。对照“七出”，千照古找不出一条“休妻”的理由；尚在世的父亲，家教甚严，也绝不允许他休妻再娶。

于是，千照古便走上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娶妾另立家庭之路；名义上与发妻维持夫妻关系，事实上已变相“休妻”。

在千家驹的记忆中，他从未与父亲共同生活过一天。在外面工作的父亲娶妾成家后，每过两三年偶尔回武义老家一次，也都是与祖母同住，回避母亲。这样，千家驹同生父形同路人，毫无父子感情可言。父亲回家时，若不是家人带着去见，是相见也不相识的。

尽管家境贫苦，父母不睦，千家驹的童年却仍过得温暖，没吃过啥苦头。因为单丁相传，承担着为千姓传宗接代的重任，小家驹这棵“独苗”成了家族的命根子。特别是祖父，对他非常钟爱，视若掌上明珠。患有肺病的祖父一声重咳，家驹的母亲就赶忙放下手中活计，抱起家驹，否则就会挨祖父责骂。

让千家驹终生记得的是，他还不够桌子高的时候，常抱着桌腿子打转玩。一边转一边说：“我长大以后，要养养姆妈，养养爷爷，养养嬷嬷。”爷爷听了，总是颤声说：“爷爷老了，你养不到啦，你好好养你妈妈吧！”家驹4岁时，祖父永远离开了他。

家驹3岁那年，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中华民国诞生

了。当然，他对此不可能有记忆；让他不能忘却的，是所留的辫子，这时要剪去了。母亲后来告诉他，祖父说什么也不让剪，威胁说：“如果谁要剪我孙子的辫子，我就要服三两烟土，死在孔夫子庙里！”昏聩的老人并不知道，孔夫子也是不曾留辫子的。

千家驹有两个姐姐，一个大他4岁，一个大他3岁。大姐名叫如嫦，后改名如常；二姐名叫如娥，后改名如我。她们为何都要去掉名字中的女字旁，他一直不得而知。

因家境贫寒，如常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丈夫姓林，长如常10岁，没有文化，中农成分；家住离县城几十里的深山冷坞——溪里乡塘里村，有点山地，以种玉米为生。母亲觉得如常可怜，当她7岁时接回县城读小学，期望她将来能够写信记账，不至于像自己一样，因为不识字而受丈夫欺侮。

让慈母没有料想到的是，如常读书识字之后，眼界渐开，自然不满意她的“包办婚姻”，而与同村的另一个林姓青年林登岳谈上了恋爱。

但是，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双方都不能离开原有的婚姻。思想进步的林登岳，曾就读上海大学。1925年元宵节后，他悄然带上如常，私奔上海。

林登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后，任中共上海市杨树浦区党委宣传部主任。次年11月，中共中央选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与千如常结成伴侣，同往苏联。

对家里来说，他们一去之后，杳无音讯。直至1956年，千家驹赴苏进行友好访问时，到中国驻苏大使馆查问，也得不到消息。1958年，林登岳自苏联回国，千家驹才从林处得知大姐如常或已不在人世。

原来，林登岳偕千如常去苏联后，他加入苏联共产党，被卷入党内政治斗争之中，1936年因肃反扩大化而被捕入狱。开始时，千如常还去探监，送过衣服食物，不久她也被捕，不知所终。林登岳被判处7年劳改；刑满后，又被送到北极圈冰天雪地，在那里度过25年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直到1957年，得到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帮助，林登岳才得以回国。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任副主任；后来写出的科研论文，为研究和利

用原子能提出了新途径。他在1979年逝世后，安息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登岳回国后曾再婚，但对千如常的深情思念，伴随着他的终生。

千家驹二姐如我，高小毕业后要升学时，因为家里贫穷，选择了减免学费的杭州蚕桑学校就读。毕业后，回乡当小学教师。1927年国民党北伐，浙江光复后，千如我加入了国民党，考进了党务人员训练所。结业后，被派到兰溪县党部担任组织部长。

待到弟弟千家驹到北大读书，千如我辞去党职，也到了北平，考入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经济学。后经院长范文澜介绍，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

这时的千家驹，同范老已是师生加朋友的关系。

就读中小学

千家驹的母亲，是旧社会一个悲惨而伟大的母亲的典型。她出生在武义城南20里的郭洞村一个贫农家庭，未读过书。她曾告诉儿子家驹，她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母亲何氏，讳舍耕。她出世时，由于家穷难养，生父本想把她溺死。那个时候，重男轻女，溺婴之风甚盛，一些贫苦人家生下女孩，即行溺毙。幸有邻居力劝，说这事有损阴德，父母才把她留养起来。她长大后，以通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嫁到了县城千家。

那时，一般妇女都要缠足，视“三寸金莲”为美女的重要标志。农家女何舍耕从小要上山下田劳作，虽也裹过脚，但未裹成“三寸金莲”，故被人称为“大脚婆”；加上她性情刚强，脾气急躁，因而，婚后越来越不合丈夫心意。先天性“兔唇”的千照古，自愧貌丑，才娶了她；后经过补唇整容，便抛弃了结发之妻。

何舍耕有普通劳动人民刻苦勤劳的优良品质，她以自己超常的辛劳与奉献，承担起侍奉公婆、抚育二女一子的重任。尽管丈夫弃她而去，她依然视承传千家香火为己任，对儿子家驹悉心抚养，生怕他有半点闪失。她疼爱儿子，胜过她自己的生命，儿子4岁时才断奶。

1914年,她把5周岁的儿子送进县城皂角庙小学读书。这已是新式学堂,不再念《三字经》,读的是“人、手、足,狗、牛、羊”。安徽籍的王炽康老师,为他们教了《孟子》、《古文观止》等课文。

当时学制,初小读4年,高小读3年,家驹在1918年进入壶山高等小学。那时,武义还没有中学,这所高小就是武义全县的“最高学府”了。

校长徐耀光先生,是武义县首屈一指的乡绅,德高望重;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行医,其中一个还留学过日本,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耀祖光宗的大事。

徐校长学问渊博,让千家驹至老未忘。他记得开学的第一天,徐校长亲自给他们上课,讲《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话,就整整讲了一个多钟头。

家驹入壶山高小的第二年,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席卷着中国大地,浙中小小的武义县城也或多或少地受到震动,“不亦说乎”的影响力逐日减弱。

天资聪颖的千家驹,自小爱好读书识字,记忆力甚强,虽未被称为“神童”,也是学校里的佼佼者。十二三岁时,他已开始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无一不读,手不释卷。他对《红楼梦》却没有兴趣,书中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他还难以领会与理解;但在进入大学后,最让他入迷的古典小说,却是《红楼梦》,连做梦也与宝玉、黛玉在一起。

在母亲看来,不好好学习课文,把业余时间都花在破旧的古书里,自然是不可轻饶的。为了阻止儿子看小说,她不知骂了他多少回。目不识丁的她,只知道这些小说是“闲书”,小孩子看不得,要儿子整天读《论说精华》(母亲讹成《论说金华》)、《论说文范》等,这是当时升考中学必读的参考书。

未满12岁的千家驹高小毕业时,母亲张罗着让他去金华投考中学。

以产火腿著称的金华,在前清为府治,民国成立后,取消“府衙”,以大行政区辖八县。辖区内只金华设有一所省立中学、一所省立师范及美国教会办的一所成美女子中学。有的县虽有县立中学,但教学质量很差,金华八县的小学毕业生,要

升学的，只得集中到金华考试。这跟过去科举时代八县童生都到金华考秀才，几乎没什么两样。

从武义到金华，当时只有 70 华里崎岖不平的山道。有钱人家可以坐轿子，贫穷人家只得靠两条腿走路。武义有江通金华，有小船往来其间，涨水时一天可到，但枯水时得行三四天，不如走旱路可靠。一天走 70 里路，对于一个不满 12 周岁的学童来说，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事。

1921 年暑假，在同乡的带领下，千家驹结伴而行。他们起早摸黑两头乌，走得脚底起泡，两腿酸痛，终于抵达金华。投考省立第七中学，竟一举而中。返家报喜后，母亲为之准备行装。买不起皮箱，只得用竹笼替代，装满被服，雇人挑着，一起再到金华。千家驹进了中学，一住就是半年，寒假才得以回家。

在第七中学，千家驹只读了一年，便转学到金华第七师范学校。原因是中学的学费太贵，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学杂费、讲义费等，一年得七八十元左右，家里支付不起；而师范学校则有公款补助，学杂费全免，伙食费只要交半价，一年有三四十元便够了。不过，中学读 4 年毕业，师范则要读 5 年。

千家驹父亲弃家外出后，每月仅向家里提供 10 元生活费，母亲要养活一家四口和培养子女，十分艰难。勤劳的母亲整天在家做鞋子和供佛用的宝锭，卖给杂货店，以供家用，而供应一年七八十元的学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母亲到处托亲戚朋友说情，才把家驹转到了师范学校。

与吴晗义结金兰

在第七中学的一年中，千家驹遇上了两个日后名声显赫的人。一个是汤恩伯，一个是吴晗。

本书篇首所提的汤恩伯，年长千家驹 9 岁，1922 年 3 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就在赴考前夕，他路过金华，七中的几个武义同学招待了他。聚会中，同乡们说到千家驹如何刻苦用功，但因被父亲所遗弃，家中贫困，生活极为俭朴。汤恩伯听